

漫山遍野映山红

◎王天奇

故乡崇阳的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花事，从二月的樱雪，到三月的金浪，再到四五月间，漫山遍野燃遍的映山红，层层叠叠，把整个崇阳的温柔与热烈，都铺展在了青山之间。对我来说，这场春日花事里，最幸运的既不是转瞬即逝的樱花，也不是铺遍田畈的油菜花，而是开在山野深处，扎根在童年记忆里，那一抹滚烫的映山红。

故乡的春，向来有迹可循。二月中，葛仙山的樱花率先苏醒，漫山粉白，如云似雾，借着乡村文旅的东风，成了远近闻名的盛景，游人踏春而来，赴一场樱落如雪的约定。可我总因奔波忙碌，屡屡错过这花期，两次去往葛仙山，都只撞见零星残花，终究没能遇上漫山盛放的模样。三月一到，油菜花便接了春的班，田畈里、村庄旁、房前后，成片成片的金黄肆意蔓延，没有刻意雕琢，却把乡土的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属于崇阳的田园诗意，可我依旧常常错过，等归家时，多半已是花谢叶生，只剩一地绿意。

年年春日，年年错过，可我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执念，要赴一场映山红之约。因为这天，从来都不只是山间的景致，而是我年少时光里，最鲜活、最温暖的印记。

到了四月五月映山红作为主角登场，这个属于春天的压轴时节，崇阳的山野被点燃了，那是映山红的世界，放眼望去，山上山下，红遍了整个天际。无论是县城周边的丘陵，还是乡间深处的高山，无论是陡峭的山崖，还是平缓的坡地，只要春风一吹，雨水一润，到处都是红艳艳的一片。我们崇阳的映山红，性子纯粹，清一色的火红，没有繁杂的品种，却开得格外热烈，格外耀眼，那是一种不掺半

点杂质的红，像山间的星火，像心底的热忱，看着便让人满心欢喜，这是刻在故乡人骨子里的偏爱。

小时候，故乡的山野间，映山红随处可见，王家大屋附近、大麦岭一带，都曾是你肆意生长的天地，亭亭青青，漫山摇曳。后来，大麦岭规划建设成国营西庄茶场，一排排整齐的茶树取代了野生的花丛，那些漫山的映山红，大多被挖去，只在路边坡角，偶尔探出几枝红艳，成了山野间零星的点缀。想要寻得成片的映山红，便要往更远的山里去，而天门观汪家尖山，便是我们儿时寻花的首选之地。

天门观，坐落在天门观水库之上，旁边便是汪家尖山，那一带的山野，未曾被过多雕琢，依旧保留着原生的模样，每到四五月，映山红便顺着山势，一丛丛、一簇簇地绽放，漫山红遍，蔚为壮观。那时候，没有精致的游乐场，没有琳琅的玩具，春日里最开心的事，便是约上伙伴，一路奔往天门观，去采那一山的映山红。

山路蜿蜒，草木葱茏，我们踩着松软的泥土，闻着山间的清风，一路嬉笑打闹，朝着那片隐约可见的红艳走去。越靠近天门观，那抹红色便越浓烈，漫山的映山红，在青山绿树间肆意舒展，风一吹，花枝摇曳，像是整片山都在涌动着红色的浪。我们钻进花丛，小心翼翼地摘下最艳的花枝，指尖沾染着花瓣的清香，心里满是欢喜。那时候的快乐，简单又纯粹，一束亲手采摘的映山红，便是整个春天最珍贵的礼物。

采下的映山红，我们总会细心收好，带回家中，找一个干净的玻璃瓶，灌满清水，把花

枝轻轻插入瓶中，摆在窗台或是书桌前。原本朴素的屋子，瞬间便被这一抹火红点亮，鲜活又雅致。这野生的花儿，生命力格外顽强，清水滋养，便能静静绽放一个星期，陪着我们度过一段段悠闲的时光。我们还会把精心采摘的映山红，送给姐姐妹妹，送给城里来的小伙伴，看着她们接过花枝时眼里的惊喜，那份来自山野的快乐，也便在彼此之间传递开来。

年少时，一部老电影《闪闪的红星》，一首深入人心的《映山红》，更是让这山间的花儿，多了几分别样的深意。“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伴着潘冬子的故事，深深印在我们心底。从那以后，映山红不再只是供人观赏的野花，它成了希望的象征，成了岁月里的一份信仰，也让我们对天门观的那片花海，多了几分更深的眷恋。每年春天，奔赴天门观，采摘映山红，便成了我们童年里，最有意、最难忘的约定。

后来参加工作，日子忙忙碌碌，可心里对映山红的那份喜爱，一直都在。有一回，我去武汉出差，事情办完后和几个同事一同开车返程。车子一路行驶，经过路口镇一带时，忽然看见路两旁的山上，漫山遍野全是盛开的映山红，红红火火，格外惹眼。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被勾住了心思，不再而同停下车，结伴往山上走。时隔多年，再一次亲手采摘映山红，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少年时代，那种简单、纯粹、发自内心的快乐，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我们采了一大束，小心翼翼带回家里，看着那一抹火红，仿佛又把童年的春天，一起捡了回来。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故乡早已变了模

样。乡村文旅蓬勃发展，葛仙山的樱花、田畈的油菜花，都有了成规模的景致，成了故乡春日的名片。而映山红，也不再是藏在深山无人识的野花，如今，在桃树窝打造了映山红杜鹃庄园，修起观景台，完善配套设施，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以更规整、更惊艳的姿态，迎接四方来客，成了故乡文旅的又一张亮眼名片。港口乡东港村的映山红，也已成为新的网红文旅打卡地。而天门观野生映山红，也已被徒步爱好者发现与开发，正逐步成为旅游者的新宠。

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地方，看过贵州平坝漫山遍野的杜鹃，也赏过湖北麻城龟峰山的映山红花海，那些景致固然壮阔，可终究比不上故乡的映山红，比不上天门观那片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红艳。他乡的花再美，终究少了一份故土的温情，少了一段年少的时光，唯有故乡的映山红，开在心底，最是亲近，最是踏实。

今年春日，我早早归家，虽依旧错过了樱花盛景，遇上雨天的油菜花，却再也不想错过心心念念的映山红。我想着，要去桃树窝的杜鹃庄园，看一看成规模的映山红盛景，更要重走天门观，再走一遍年少时的寻花路，看一看那片山野间，依旧热烈绽放的映山红。

站在天门观的山间，清风拂过，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随风摇曳，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火红、热烈、赤诚。青山依旧，花海依然，只是当年采花的孩童，早已长大，可那份对故乡、对映山红的深情，从未改变。这一抹火红，开在山间，也开在岁月里，岁岁年年，生生不息，永远是故乡最动人的春色。那一片火红，是故乡的颜色，也是我心里，永远的春天。

柚子清香

◎李东旭

柚子花开了，是在巷子口闻到的。晚上散步，走过那户人家的院墙，忽然一阵清冽冽的香，像刚削开的柚子皮的味道。站住脚，四下里望，黑乎乎的，看不见花。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才看见墙内一棵大树，叶子油绿油绿，花藏在叶子底下，白白的，不仔细看，找不见。

柚子花不起眼。花瓣厚实，乳白色，像蜡做的。花不大，一簇一簇，开在枝头，藏在叶间。你不走近，看不见；走近了，先闻到香，才看见花。不像桃花、杏花，远远的就一片粉一片白，招摇得很。柚子花低调，可那个香，藏不住。

我们那里不种柚子树。柚子是从外地来的，冬天才有。柚子花更是没见过。后来到了南方，才看见。南方人家，院子里常种柚子树，为的是秋天吃柚子，也为的是春天闻花香。古人种树，讲究实用也讲究审美。柚子花好看，又香，结了果又能吃，一举两得。院子里种一棵，春有花，秋有果，四季都有意思。

柚子花开的时节，是四月底。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那个味。坐在树下，泡一杯茶，那个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若有若无。不像桂花那样劈头盖脸，柚子花的香是有分寸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该走。

有一年四月，我在福建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天。村子在山里，家家门口都有柚子树。早上起来，推开门，那个香扑面而来，吸一口，心里就亮了。黄昏时候，坐在门槛上，看远处的山，听近处的虫叫，柚子花的香就在身边，不浓不淡，刚好。

柚子花落了，结出小柚子。青青硬硬的，像小石子。慢慢长大，到秋天，变黄、变软，就可以吃了。我见过柚子花落后的果子，绿豆那么大，藏在叶子底下，不留意就错过了。再过几个月去看，已经有拳头大了。时间真快，花开的时候还穿夹衣，柚子熟了就要穿棉袄了。

柚子花谢的时候，花瓣一片一片地落在草地上，风一吹，打着旋，又飘到别处去了。扫地的阿姨说，这花落得烦人，天天扫。我说，香啊。她笑笑说，香是香，可落得太多。我想，花大概也难，开了被人嫌，落了也被人嫌。可它不管，年年开，年年落。这就是花的事。

现在住的楼下，也有一棵柚子树。每年春末夏初，推开窗，那个香就进来了。站在窗前，往下看，树不高，正好看见树顶。花开了满树，白花花的，衬着绿叶。有时候下雨，雨打在花上，花就落了，铺了一地。雨停了，香气还在，湿漉漉的，更浓了。

柚子花不名贵，可它的香，是别的花比不了的。那种香，能让人静下来。烦躁的时候，闻一闻，心就定了。古人说“心静自然凉”，柚子花大概也有这个用处。五月快到了，柚子花快谢了。趁它还在，多闻几回。

我和“诸葛亮”过一天

◎杨子騫

噢？我的房间里怎么多了个精致的盒子？我好奇地打开，里面躺着一把插满朱雀羽毛的古朴扇子——难道是诸葛亮的羽扇？刚刚听完，耳边就传来声音：“我的扇子呢？”

循声望去，一位身着长袍、气宇轩昂的男子正在找东西。我连忙说：“在我这！”诸葛亮拱手致谢，微笑着说：“多谢你，我带你去三国世界看看吧！”他左手一挥，一道光芒闪过，我真的来到了三国！

我兴奋得蹦起来，我可是三国迷呀！眼前的诸葛亮浓眉大眼，穿青衫、执羽扇，英姿飒爽。我拉着他下棋，他每一步都暗藏玄机，让我愁眉不展；聊天下英雄时，他随口说出姜子牙、张子房等人物，我只能说出寥寥几位，真佩服他的才学！

之后我们去给刘备出谋划策，正好赶上华容道之战。我提议派大将颜良去杀曹操，诸葛亮连忙阻止：“杀了曹操，孙权就会一家独大，对我们不利，所以派关公去。”听了他的分析，我恍然大悟，更赞叹他的智谋了。

后来，我们奉命运粮草到成都，诸葛亮用木牛流马，我开了现代货车，当天就把粮食送到了，比他早半天呢！

和诸葛亮下棋、谋划战事的一天太有趣了。我真希望能还能见到他，感受他的才学光芒。

雨前椿芽嫩如丝

◎王同举

老屋后院有一棵香椿树，据说已有些年头了。几场春雨过后，香椿树的生机被重新唤醒，原已皴裂成沟壑的树皮竟泛起油亮的光泽，枝杈间陆续拱出星星点点的嫩芽。初生的芽苞色泽紫红，凑近细闻，有一股特别的辛香。这种芽苞就是香椿芽，乡下人亲切地叫它“椿芽儿”，像是在唤自家的孩子。

香椿芽自古就是令人喜爱的春日食材。北宋苏颂在《本草图经》里说“椿木实而叶香，可啖”，想必是尝过用香椿芽做的时令菜。明代农学著作《农政全书》中说香椿芽“生熟食盐皆可茹”，而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说“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在《随园食单》里，袁枚说香椿芽是“咬春的头道鲜”。

“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勤芽生木质。”采椿芽要择日子，太早了芽苞没舒展，香味不足；等叶子全长开又老了。一般要赶在谷雨前采摘。谷雨前的香椿芽最是鲜嫩，用手指轻轻一掐就能采下。

每年谷雨前，父亲就扛着绑了铁钩的长竹竿去后院。他脚钩住枝条一拉，嫩芽便扑簌簌地落下。我仰着头，

雨前椿芽嫩如丝

◎王同举

端着竹匾在树下接。不时有露水滚落，直往衣领里钻，透心凉。偶尔还会掉下几只青虫，吓得我差点把竹匾扔了。父亲不贪多，总会把树顶的芽留下，说若是采狠了，明年就没芽发了。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写道：“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品。”香椿拌豆腐是儿时乡下最常见的吃法。刚采下的椿芽得用清水浸泡半晌，褐红的叶子在水里浮沉，慢慢渗出淡紫的汁液。母亲把浸泡后的嫩芽捞起，齐整整地码在砧板上，刀刀贴着梗子“嚓嚓”切碎，再用手揉搓出汁。待锅中水滚，依次投入椿芽、豆腐焯水，沥干后装盘，淋几滴香麻油，撒点细盐搅匀，一道香椿拌豆腐就完成了，白的、紫红的混作一团，看了就令人食指大动。

吃不完的椿芽要焯水腌起来。将洗净的椿芽投入滚水中，打个转就捞起，挤干水分后铺在宽沿瓦缸里，码一层椿芽就撒上一层粗盐，淋一勺子老坛酸水，最后压上一块石板封缸。这样我们才能腌得透。她教我们怎么码缸：“青石板太重，直接压上时会把芽压烂，

那天，我走进陆水主坝

◎聂松彬

城市的夜晚远比乡下热闹和惬意。月朗星稀的夜晚，我这个刚刚从乡下搬进城市的人，也喜欢随着人群去欣赏陆水河畔璀璨的灯光，聆听公园里伴舞的音乐声。走过车埠高中，沿河左拐即可来到陆水河上游靠近陆水主坝的河畔。月随人走，时而可以看到落入河水中的玉盘，那一轮明月比挂在家乡树梢的弯月要高，月光穿过路边婆娑的樟树投下，洒下寂寥的银辉。尽头，绿树掩映处有一扇大门——长委管理局。那时，我才知道赤壁的陆水湖还有一家如此大的管理部门。

早春的一个上午，随赤壁市作家协会采风团一行来到陆水枢纽工程局。初春的陆水湖平静而澄澈，主坝上，几名工人正在引线检测，湖面没有风浪，时而可见几只水鸟掠过。远处，雾霭朦胧，连绵的山峦似乎刚刚睁开惺忪的睡眼。鸟瞰主坝下游，看不到泄洪时的惊涛骇浪，唯有一泓湖水如溪流般静淌汇入陆水河中。

其实，陆水湖之前还是一条从上游的崇阳依山而下的河流。上世纪五十年代水利部计划在赤壁（当时叫蒲圻县）修筑三峡水利枢纽实验坝。为响应国家号召，全面配合陆水水利枢纽工程，赤壁市当年的石坑、大梅、荆泉3个公社2000余人，9000多人分两批集体移民。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舍弃依山傍水的安逸小家，集体搬迁至沼泽荒滩，钉螺密布的血吸虫疫区——柳山湖。这些新入户的柳山人没有怨天尤人，他们自力更生，用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勤劳的双手，治水、治虫、治穷，将一穷二白的柳山湖镇变为宜居新镇，蝶变为湖北省乡村振兴的示范

村。他们所彰显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和舍小家顾大家的品质一直以来都是赤壁人传颂的佳话。

攀附陡峭的石级走进陆水主坝——这里应该是枢纽的心脏。伫立在坝内的一块平台上，俯可见一扇黝黑的巨型闸门，如同一堵城墙截断滔滔的湖水，四台发电机组正在工作。惊讶的是我们听不到意料中隆隆的轰鸣声，当我们不约而同地屏息凝视四台绿色的发电机组时，耳边隐约传来轻柔的蜂鸣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四台机组总装机容量是45.5兆瓦，年平均发电1.2亿千瓦时，为鄂南地区提供稳定清洁的能源，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最大的贡献和价值还在于陆水枢纽作为三峡和葛洲坝工程的实验基地，其防洪功能和装机容量为国家的巨型水电项目提供了200多项的技术验证。抬头仰望，碧绿的湖水漫过头顶，在阳光下粼粼闪烁；身后，则是悬挂在脚下的泄洪口，清澈平静的湖水映着两岸的青山缓缓流淌。导游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嶙峋的石山，是当年的建设者一锤一凿地将大山撕开了一道巨型口子。汹涌的湖水这才像一头驯服的猛兽，俯首从闸道口缓缓流入陆水河。这里就是陆水主坝——陆水枢纽的机电房，三峡实验坝的心脏。这一次我终于进来了，此时，我听到我的心跳正与这悦耳的蜂鸣声融合在一起。

1958年10月23日，陆水水利枢纽三峡试验坝建设正式开工。每天约4万名民工和3000多名专业的铁道兵、水利科技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往工地。当年，我的父亲和大哥正值壮年，他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的洪流中。父亲曾告诉我，

修筑八号副坝那年，工地上每天人山人海，所有的民工、公社领导都吃住在山脚下的茅草工棚里。那年头，没有修筑机械，全是靠人工。工地上，男女老少肩挑泥土你追我赶；坝基上，巨大的混凝土石夯在一阵阵激昂的夯歌中举起、碾压。父亲曾深情地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举家搬到工棚里，有一晚上，年轻的妈妈坐在床头鞋垫陪孩子睡觉，由于白天太劳累，妈妈睡着了，半夜，油灯引燃了茅草棚，一场大火吞噬了三岁孩子幼小的生命。第二天，那位母亲含泪掩埋了自己的孩子，一抹额前凌乱的头发挑着土筐消失在人群中。

走出主坝已是艳阳高照，眺望烟波浩渺的陆水湖，更觉这湖畔的每一寸堤土的厚重和深远。为了这一湖水，当年有多少人流血流汗，将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啊！

1964年6月的那场大暴雨，差点就让三峡试验坝蒙受灭顶之灾。当时，暴雨持续两天两夜，所有副坝都面临洪水的淹没，当时的长办红楼决策者们冒着密集暴雨率领防汛战士用一万多个草袋和民工砍来大批竹枝树干捆扎一道道防浪梢龙，奋战两天两夜，终于保住了所有的建筑。从才有今天比杭州西湖还大9倍的陆水湖，才有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

在陆水枢纽陈列馆，我们看到了当年一帧帧战天斗地的劳动场景，一张张汗涔涔而又笑盈盈的脸，我的思绪如同插上翅膀飞到几百公里外的葛洲坝，三峡，心中涌动一种激情和自豪，一种源自中华民族“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自豪感。



花楸山返青在春天里(组诗)

◎李光辉

花楸山

人们上花楸山
一般在仲春的时候
他们所看到的
全然是仲春的景色

人们离开后
我却想留下来
用好奇的眼光看一看
花楸山的另一面

我想看一看
在人间芳菲尽的四月
花楸开花了
究竟是个什么状态

我想看一看
在山谷奔流着的小溪
泥鳅将如何
从我的指缝中滑落

我想看一看
在茶马古道旁的树林
金秋点染后
绘出了怎样的画卷

我会把看到的景物
认真写进我的诗篇
等待那一群归人
再上这一座春山

竹枝词

这一片竹子
爬上花楸山
就扎下根来

这一群诗人
登上花楸山
像回到家里

诗人们把写下的诗句
刻在木条上
挂在各种树木上

其中
挂在竹枝上的那部分
变成了竹枝词

竹上花楸

那棵花楸
长在一片翠竹上
有鹤立鸡群之感
仿佛花楸和翠竹
是一个嫁接的组合体
但究竟谁才是
雄株和雌株呢

其实
竹上花楸的女主人
才是真正的雌株
她在这座山上
成功嫁接了翠竹和花楸

一包春笋

那天临别时
竹上花楸的女主人
送给我一包春笋
我却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我希望它
不要落到某个人手里
不要落到某口锅里
不要落到某些人嘴里

我希望它
落到花楸山一样的土地上
长成一片青翠的竹林
像女主人目送我时的眼神

青萍风

有人说
风起于青萍之末
但青萍出现前的风
都到哪里去了呢

尤其是才吹拂过我们的
那股清明风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消失了踪影

新生的微风
从青萍之末吹起来
吹破了一池春水
吹动了一片青萍

在这个时节
它或许会越吹越大
吹来漫天的谷雨
吹来凌空的彩虹

让布谷鸟借着风声
梳理自己的羽毛
让戴胜鸟顺着风向
降落在桑树之上